

无法悲伤

Sadness



By 瞎子

Whenever you feel Sad
You can't but feel Sadness any more



安徽文艺出版社



图书出版编目 (CIP) 数据

无法悲伤/瞎子 著. —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 2005. 4

ISBN 7-5396-2527-9

I. 无… II. 瞎…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22285 号

无法悲伤

瞎子 著

策划编辑: 任 春

责任编辑: 岑 杰

装帧设计: 汤 靖

出 版: 安徽文艺出版社 (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

邮政编码: 230063

印 刷: 上海长阳印刷厂

发 行: 安徽文艺出版社发行科

开 本: 850 毫米 × 1240 毫米 1/32

印 张: 7.5

字 数: 150,000

印 数: 10,000 册

版 次: 2005 年 4 月第 1 版 200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7-5396-2527-9

定 价: 18.8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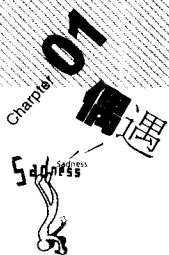
- 001/ 偶遇 我在聊天室和张力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这句，不过加了几个脏字：“别他妈跟我讲故事。”
- 009/ 窒息 在飞机上我时梦时醒，脑子里全是些乱七八糟的念头，这使得我像跑了场万米一样感觉虚脱。
- 013/ 见面 外面是很好的阳光。我站了一会儿才适应强烈的光线，接着，贪婪地吸了一口新鲜空气……
- 023/ 夜归 再次醒来的时候我发现自己身处无边的黑暗之中，浑身都是汗……
- 029/ 公司 实际上，我是被刺眼的阳光惊醒的，它从没有关严的窗帘之中有如一把利剑直接劈到我的脸上……
- 035/ 欢聚 我重重倒在床上，想起了昨天和张莉的相见，还有她端起酒杯，抿着嘴唇那种毅然决然的神情……
- 043/ 突变 星期一我准时上班，心里却是没来由的兴奋和紧张，直觉自己的职业将有重大的突破……
- 047/ 交谈 我忽然觉得这个城市仿佛充斥着黏稠而快速流动的液体，它们从不停下……

- 051/ 决定 直到今天，我也想不清楚自己为什么会如此匆忙就做了这么一个影响我一生的决定……
- 057/ 钱行 在那次生涩的拥抱之后，我们再也没有联系过，好像一时之间不知道该用什么方式来互相对待了……
- 063/ 拒绝 我伸手揽过她的腰，她立刻紧紧地靠了过来，我不由自主低下头去……
- 069/ 重生 这半年多来，我像掉进了一个巨大旋涡的旱鸭子，徒劳地做着各种企图来让自己不那么快就被吞没。
- 075/ 重逢 在多年以后陷入回忆时，却惊奇于它竟然演变成改变我生活的滔天巨浪……
- 083/ 亲密 我没有答话，而是伸手抱住了她的腰。张莉的身体轻轻一抖，然后试图挣扎出来……
- 091/ 梦魇 又一次我陷入了长长而可怖的梦境。它总是这样，在我最安逸的时候如期而至，使我心胆俱裂……
- 097/ 电话 鹅黄明亮的光线立刻充斥了这间没有窗户的小小的房间。她慢慢把身上的衣服脱下……

目录

- 105/ 真相 桌上的菜还在冒热气，她则蹲在一边拉上旅行袋的拉链，然后站起身，我赶紧把她抱住……
- 111/ 回程 再次醒来的时候发现张莉不知什么时候躺在我的身边，一只手紧紧地攥着我的左手……
- 119/ 见面 夏日的清晨，阳光从百叶窗的缝隙之中透射过来，在我们的身体上形成明暗间隔的条纹……
- 127/ 发现 我一边浮想联翩一边大口吃肉大口喝酒，食物顺着食道滚滚而下，却无法冲开我胸口的憋闷……
- 133/ 车祸 那个寒冷的念头慢慢化开，如同液氮一样刺骨，最后，我才告诉我自己：你瘫痪了……
- 141/ 取暖 很多时候，生活就像一张打着巧妙扣结的网，你愈挣扎，它就愈紧，而在你意识到时，已然大势已去。
- 147/ 绝境 张莉慢慢蹲下身来，趴在我毫无知觉的膝盖上，把头埋下去，一动不动……
- 153/ 春天 事情往往这样，如果你有一个目标，并且觉得这个目标可以实现的话，日子就会好过许多……
- 163/ 秘密 我知道我的泪水汹涌而出，融进了那些水里。它们同样透明、同样冰冷，无法分辨……

- 169/ **现场** 她穿了双高筒皮靴，这几乎是她身上惟一的服饰。在强烈的灯光下她的肌肤白得近乎透明……
- 177/ **■ 梦** 一切了然于胸。我仰面平躺下，刚才身体里炽热的火焰顿时化为冰冷的锋刃……
- 183/ **劝说** 我不禁心里一痛，早已经尘封的记忆突然飞飞扬扬，纷至沓来……
- 193/ **绿卡** 这个城市的气候越来越炎热，仿佛与此应和，我们之间这样的争执也越来越频繁地出现……
- 199/ **请客** 这个吞噬一切的阴影让我内心不寒而栗，无论如何我不能让张莉离开我……
- 207/ **离去** 就这么安静地在余晖璀璨的树荫之间慢慢行走，我忽然又感觉到那种久违了的亲密和相依为命……
- 213/ **重返** 我笑嘻嘻地冲他们招手，忽然觉得眼眶里一阵潮湿，费了好大的劲才把自己的心态稳住……
- 219/ **结局** 许丽娜交给我一封信和一个瓷坛——里面装的是张莉的骨灰……
- 227/ **尾声** 这个时候突然听见有人敲门，我小心地写下最后一个句号，然后去开门……



我……忽然发觉，自己好像习惯了用“我”来开头，仿佛要兴致盎然地讲述自己的故事——其实我没什么故事——大学时候买过一件文化衫，后面就印着这么几个字“别跟我讲故事”，当时觉得特幽默毫不犹豫就买了，穿了不到一年就烂得不成样子。

我在聊天室和张力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这句，不过加了几个脏字：“别他妈跟我讲故事。”

那是一九九九年的春末，全国人民都欢天喜地准备迎接澳门的回归，而我在内蒙古一个仿佛六十年代的百货商场里百无聊赖地闲逛，躲避外面漫天的风沙。

正在这时，我的手机响了，引起了不少顾客的侧目，他们大多衣着朴素。电话是深圳的上司打来的：由于种种原因，设备不能按时到达这里，我也就没法开展相关的布线工程。其实，这个“种种原因”，归根到底还是一个钱的问题。作为一个大网络工程中一个小承包商的业务代表，我处于一种两边都任人蹂躏的童养媳境地。用脚趾头都能想得出来，这儿铝厂技术开发部关主任的脸色一定不会

好看。

我赶紧给技发部打电话，脑子里一边琢磨着措词。万幸的是主任并不在，负责我这块的马副主任是个非常非常善良的老头。他大概是以为我嫌招待得不好，考虑了一会儿说晚上请我吃饭兼卡拉OK。在对他的天真发自内心怜悯的同时，我也乐得装蠢混一顿像样的晚饭。

他是在铝厂的餐厅请的。这个铝厂的规模之大恐怕超过了你的想像。工人有十万之众，驻厂的个派出所就有十几个。

我说这些，并不是瞎扯淡。实际上，我很快就感受到了这里环境的险恶。这都要怪那个卡拉OK。那顿饭吃得非常非常开心，马副主任放手让我点了几个好菜，而我也不是一个得寸进尺的家伙，可以用一句“宾主甚欢”来概括这个饭局。喝了点儿酒之后，我也拿过歌单，随便点了一首歌。

问题就出在这首歌上，这是一首粤语歌。唱的时候，我就几乎被所有的人狠狠盯着，下来又被一胖子和几个其他青工拦住，说是要给我这远道客人另找个地方喝酒接风。我吓得脸都白了，幸好马主任过来好说歹说暂时逃过这劫。回宾馆的路上，我们一合计，决定暂时先躲房间里，他去找团委王书记摆平这件事情。

第二天一早，我接到老马的电话，情况变得比较复杂。王书记出差到部里汇报工作去了，要两天后才回来。这意味着我得在宾馆关两天禁闭。不过设备反正没到，我在他办公室里晃荡也没什么用处。他已经关照过前台和服务员，避免告诉任何陌生人我的情况。

我千恩万谢地挂了他电话，又给宾馆二楼的餐厅打电话要了几



瓶二锅头、两条红梅，还有一些吃的，然后点了颗烟就茫然地琢磨自己该干点啥，最后决定上网聊天。

打开深圳热线聊天室页面，我进了几个常去的房间，没有找到任何组织里的人，于是回到首页，百无聊赖地上下拉着滚动条，企图在一堆名字或遮遮掩掩或明目张胆色情的自建聊天室名单中寻找可以落足的地方。我突然发现一个房间叫“人淡如菊”，在一片人欲横流中显得卓尔不群，而当时自己正空虚得要命，一脚便踹开了门。

就这样我认识了张力。

当时他正脸红脖子粗地和一美眉套瓷，用的是我若干年前就废弃的缅怀过去法。他很深情地讲述着小时候田园诗一般的牧牛喂猪生涯，用他的话说，就是“一边吹着笛子，一边骑在水牛背上从平静的河中缓缓走过，远处青山如黛”，然后是一连串的省略号，仿佛目光迷离，回味不已。

那个美眉沉默了半晌，终于吭了一声“真美……”甚至用了一个微笑的表情，一屏幕的悠然神往，让我在屏幕后面都忍不住哈哈大笑。

然后我就对他来了这么一句：“嘿，别他妈跟我讲故事。”

当着女孩子的面被我这么轻蔑地斥责，张力显得受到了极大的伤害。他很严肃地转头对我说你嘿什么嘿什么告诉我我五岁就在农村放牛了。我实在不忍心旁边那个叫“如花似玉”的美眉被他如此煽情地欺骗，见义勇为的责任心立刻让我把烟掐灭，毫不留情地打出一大堆字“什么你五岁就放牛了别他妈逗了你丫知道不知道这个年纪的小屁孩牛压根根本上去不还他妈想骑能让你趴着就不错了还得小心了别一不留神滚下来再说还有成群的苍蝇或者牛虻或者什么别

的玩意儿整天在你脑袋边嗡嗡嗡的你还有兴致吹笛子还远山如黛别他妈做梦了赶紧回去搽点万金油治治你一身的疤吧。”

刚打完，忽然听见有人敲门把我吓了一跳。原来是要我的吃喝给送来了，于是如释重负，赶紧去接。把东西摆好，我给自己倒了杯二锅头，再回到电脑前的时候，发现那个美眉已经撤了，估计是发现真情之后羞愤难当，这真有点让我失望，我原来以为她会转而对我肃然起敬的。

张力倒是发了几句悄悄话过来：“你怎么知道的？你放过牛吗？”

“当然，我五岁就放牛了。”我很严肃地回答他。

“哈哈，别他妈逗了，我问你正经的呢。”

“谁他妈逗了，我是真的从农村出来的，五岁放牛，千真万确。”

“得了吧，你刚才还说五岁的小孩放不了牛呢，你骗谁啊。”

“我是说不能骑牛背，没说不能放牛。”

“那你就牵着走一天？”

“我也骑。小孩一定要踩牛角上去，骑在牛脖子上。牛背太宽，你根本骑不住。”

“是吗？我还头回听说。放牛好玩吗？农村生活一定很有趣吧？”

我在屏幕这边，无声地苦笑了一下。关于童年的记忆翻滚上来，我看见自己在暴晒的太阳底下和成群的飞虫中一个人呜呜流泪，也看见自己第一次插秧，从水田里走上岸，发现小腿上趴着几条蚂蟥，吓得哇哇大哭。大人走过来，用力拍拍腿肚子，那些吸饱了血的混蛋就心满意足地掉落在地上。这些记忆纷至沓来，明艳而遥远。



我喝了一大口二锅头，然后给他打了一个沉默的笑脸。对于这些在城市里长大的孩子来说，有些事情是不可能理解的。他们只是猎奇而已。

但是张力的确很感兴趣，不停地问这问那，我正好也被一种可疑的怀旧情绪所缠绕，就告诉他那个时候自己每天走三十里山路去邻村上学，背着书包和足够一天吃的米，中午自己生火做饭，晚上回到家的时候都是午夜，而第二天天不亮就要起来。当然也有很美丽的时候，有时候春天下雨，细沙路面被洗得一尘不染，走上去沙沙作响，道路两边的竹子鲜翠欲滴空中水汽弥漫，如果你留心避免蛇的话，可以挖到很鲜嫩的春笋。我居然和他说起了干农活的那些臭事，这让我都有些奇怪，也许是因为他有种让你相信他在专心而艳羡地倾听的能力而正巧我他妈闲得无所事事。

接下来的事情我不想细说。网络上总是这样，完全陌生的人可以迅速地熟悉起来，仿佛他们一直都很了解，这让我诧异又习惯。人们总是喜欢对陌生人敞开心胸而对自己身边的友人滴水不漏，也许，所有的人都害怕自己的弱点被身边的人发现，这只不过是一种避免威胁的潜意识。

我猫在宾馆的这两天里，到最后已经跟张力几乎无话不谈，仿佛是深交多年的好友。

但是这段同性之间的友谊仅仅维持了十几天。

两天后的一个傍晚，刚从北京回内蒙古的王书记亲自到宾馆找我，没干别的，拉我去吃饭，还是原来的餐厅。那个胖子和他的手下正在饭馆门口遛自行车，见到王书记，亲热而随便地打了个招呼，

也冲我点了点头，仿佛我是一个他们不认识的普通客人，两天前的事情就跟没发生一样。不过，打这以后，我再也没见到他们。

半个月后，铝厂要的电脑和其他设备总算来了，我忙上忙下了快两个月，和技术开发部的几个工程师把我公司承接的这块活全部搞定。这五十多天，我一直在厂里忙活，根本没工夫上网聊天，渐渐地把张力也就给忘了。

就在所有的工作都大功告成的时候，我接到了黑子的电话。

其实那天我还是挺高兴的。全部设备和网线都连接铺设完毕，调试也异乎寻常的顺利，铝厂的几个领导过来视察，听了汇报和演示，都对我的技术和业务能力赞不绝口，声称以后铝厂的通讯和电脑网络系统改造和技术更新都要找我帮忙，这可不是一两百万的合同——光设备采购陆续就有上千万，系统维护就更不用说了，那可是无穷无尽的摇钱树啊。有了这个，我在老总面前的腰板可以硬多了。

黑子的电话打来的时候，我刚从技术开发部出来，和马副主任说好了明天取剩余合同款的支票。我一边乐呵呵地冲电话里喂喂一边朝宾馆走去。他的声音可不大好，一个劲问我什么时候可以回深圳。我说干吗手头的事刚弄完我还想去大草原玩两天呢。他沉默了一会儿说你还是赶紧回来吧，千万别耽搁。

我听出他的语气有些不对头，停下脚步问他怎么了。他怎么也不肯回答，只是说能回来就回来，和许丽娜有关。我的心情一下子就掉到了冰点，赶紧问，她是不是得急病了，黑子说不是，那是不是出车祸了，黑子说也不是她身体挺健康没缺胳膊少腿。我一下子

[偶遇]



就急了，说那他妈能出什么事啊，黑子吭哧了半天，叹口气然后就挂了。

我在街头愣了一会儿。黑子是我几个死党之一，不会没事拿她开玩笑。于是赶紧拨许丽娜的手机，却怎么也打不通，打到家里也没人接。想到自己来内蒙古出差三个多月，就没怎么和她联系，心里也有些歉然。不过我们相处这么久，她身体健康没病没灾的我就想不出能有什么大事。如果是她有重要的家庭成员去世那也轮不着我操心张罗，名分还没到呢。我胡思乱想了半天却怎么也理不出个头绪，最后还是打了个电话订好了明天回深圳的机票。

我一晚上没睡好，第二天早早就坐在了技术开发部，准时上班的马副主任特别奇怪——我向来是九十点钟才晃进来，听说我家里有事中午就要走，他赶紧陪着我跑财务取支票。临别的时候还一个劲嘱咐我路上小心，作为我这辈子见到的惟一个老实人，他让我印象深刻。

其实一切似乎都很美好，黑子和从前一样把那部破切诺基开得飞快。在回家的路上许丽娜像只猫似的趴在我怀里，手不规矩地在我身上乱摸。我注意到黑子根本没有从观后镜里看我们一眼，只是专注地盯着路面。

在飞机上我时梦时醒，脑子里全是些乱七八糟的念头，这使得我像跑了场万米一样感觉虚脱。从闸口出来的时候许丽娜正在那里等我，热切地向里张望着，而黑子在一边闷头抽烟。作为一个疲惫不堪的返乡者我无暇顾忌他们之间这种奇异的不协调，当许丽娜娇媚的脸蛋迅速贴近的时候我正因为恶劣的休息昏昏沉沉，只能勉强挤出个微笑。

其实一切似乎都很美好，黑子和从前一样把那部破切诺基开得飞快。在回家的路上许丽娜像只猫似的腻在我怀里，手不规矩地在我身上乱摸。我注意到黑子根本没有从观后镜里看我们一眼，只是专注地盯着路面。

这么点蹊跷没有逃脱我的眼睛。我似睡非睡靠着座位，目光停留在许丽娜长长而散乱的头发上。她的脑袋在我胸口乱蹭，一只手已经伸进我的怀里了。我感觉小腹热烘烘的有那么一股子热气直往上蹿，这时她也抬起头，不怀好意地看着我笑。我忽然觉得这三个月的分别实在太久了。

回到家我把门反锁，抱起许丽娜就往床上扔，连澡都没洗。接下来的三天我们大汗淋漓地交织在一起，吸顶灯整夜开着，而窗户和门一直关闭。我们像欲罢不能的插头和插座，插在一起让电流通过彼此的身体而达至巅峰，然后虚脱地拨开，等到欲望一点一点地

重新聚入，我们又插在一起。在偶尔的幕间休息中，我们赤裸着身体，冲进浴室、打开冰箱、在凉爽的木地板上走来走去，或者滚来滚去。我抓起丰满而娇小的许丽娜，像沙包一样往床上扔，往沙发上扔，往地板上扔，或者把墙撞得砰砰直响。她则像愤怒的母猫一样扑过来，紧紧地箍住我的脖子或者腰，摇晃彼此的身体，长长的指甲在我身体上划出浅浅的血痕，散发出火辣辣的微痛。她在没完没了的晃动中不停发出沉重的喘息，直到这样的呼吸变成呻吟和无法抑制的尖叫，充斥于这个封闭而光线雪亮的空间。

终于我们渐渐平静下来。汗水从许丽娜紧绷的皮肤上滚落，她微微仰起头，把湿淋淋的头发用手拂到后面，看着我笑。而我靠着墙壁坐在木地板上，凝视着她。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她刚才那样的举止很好看，也许是因为她的脖颈修长，肩头圆润。许丽娜的皮肤有些黄，但是散发着富有弹性的色泽，总是让我想到阳光，哪怕是在这样灯光惨白的屋子里。

四周的空气浑浊而沉重，充满了彼此下体的气味，肉乎乎滑腻腻的，压得人喘不过气。我懒懒地抬了抬胳膊，许丽娜立刻明白了我的意思——我猜想她可能也有和我一样的想法。她从床头的牛仔裤里掏出我的红梅甩手扔过来，又从台灯旁拿起她自己的伊夫·圣洛朗香烟，悠闲地点了一颗。

我没有立刻点燃自己的，而是呆呆地看着她。她的手轻轻仰着，长长的圣洛朗优雅地夹在手指之间，青色的烟雾袅绕升腾。我忽然想到两句诗：“我的身体 / 在她手上姿势优美地燃烧着。”

自己这个时候居然还能想出两句诗，我自嘲地笑了笑，继续心事重重地看着许丽娜，发觉透过烟雾，她也在看着我。终于，我清

